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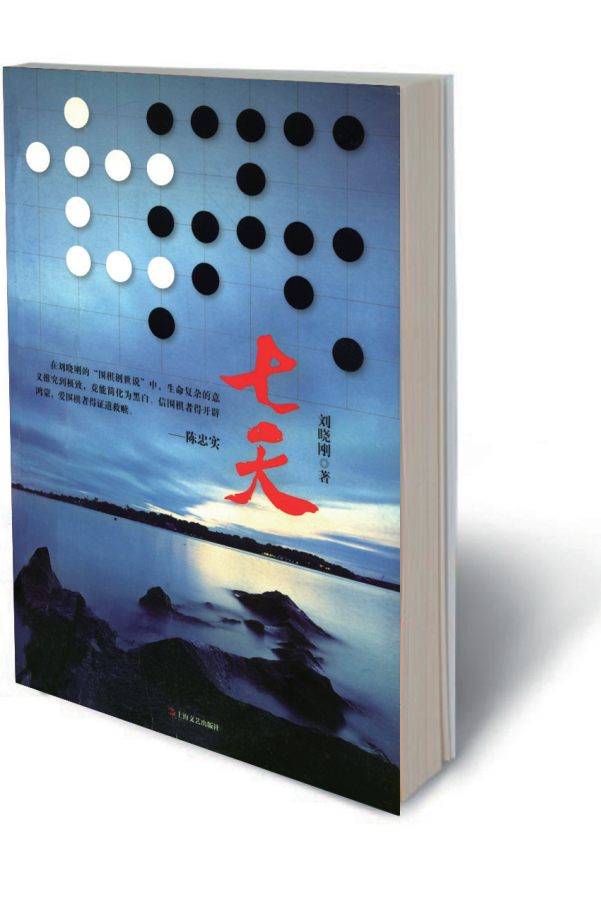
面对无极时空的存在叩问

□李 星

刘晓刚新世纪以来,接连出版了《活成你自己》《天雷》《夜奴》等长篇小说。他的写作以形而上的心灵姿态不断思考着生命和人生的意义。或是在父一代和自己一代的信念和追求中追问人生真谛(《活成你自己》),或是在残酷热烈的成功与寂寞的毁灭中,揭示体制的弊端及智慧与机遇的迷茫(《天雷》),或是在东与西、中与外的商业和财富战争背景中,思考人性的善恶、灵魂的归宿(《夜奴》)。贾平凹在给《夜奴》的题词中,就称他为70后作家中的一个“异数”,并称赞他“视文学为最后精神归宿的创作态度,以及独特的格调 and 广阔的视野”。《七天》意蕴始终未离刘晓刚一以贯之的对社会、人生、人性的形而上思考。

“七”这个数字在中外宗教、民俗中都有着特别的意义。在《七天》题词中,作者用了上帝“休息”的基督创世说,但小说的大章结构和章内以干支计时的节,却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无极意象与生命观念。在一天之内的若干个干支的时间中,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围棋棋人的生活 and 人生命运次第展开,相互印证着作为一种需要生命和智慧、精神与思想修炼的艺术的围棋文化精神魅力,那些专业和业余棋人的命运与人生、善恶与功罪、现实与超越。这种在关键时刻,反复淡化棋评输赢,强化过程的散文化叙述,不仅让人由361个交叉点的围棋棋盘,联想到永恒时空中的宇宙与星辰,还想到中国传统美术结构的散点透视。它强化着文本与题材内容相一致的宇宙哲学意识,又削弱着小说的可读性。不说围棋界人将怎么看《七天》这部近30万字的书,但就笔者的阅读体验看,它的语言文字,每个场景、每个人物的氛围和行为,心理与意识皆可谓雕雕琢琢,含蓄隽永,甚至每节都可当成美文来欣赏,但国别各异的纷繁背景,经历各异的人物要让人们一下子记住,确属不易。这可能,也一定是刘晓刚《七天》的一个缺点,但却不一定是他的小说艺术的失败。以某一读者群的难读好读来判定一部创造性艺术文本的优劣,在当今又成为一种批评潮流,这种让作家屈从于世俗兴趣的所谓“批评标准”,是扼杀文学艺术创新和作家艺术探索精神的一剂毒药,它出自某些专业人员之口笔,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其实,读了《七天》,它的情节、故事,还有主要人物都是清晰可见的。一条线索是浅井秀海和他的学生万松,万松的学生唐海、慕容亮的人生和艺术足迹,一条是高桥和他的学生苏醒;一条是韩国围棋拓荒者柳相烈和徒孙金俊浩;还有上海经商、长期居于国外的专业棋手老教。浅井秀海本是在中国长大的棋手,因为家遭不幸,被



日本浅井家掌门人浅井浩明收为义子,并排除外甥高桥而选他为家族的继承人。这种舍亲求疏的选择源于他们对围棋艺术的不同观念和人格信仰。浅井浩明执著的是世界本质的“寂灭和死亡”的通透,而高桥的信念是“有围棋,天堂地狱皆可”,是“强烈的欲望”,而浅井秀海却从围棋世界中看到了这世界争斗不息,如战争的“苦”,是向往心静如井的解脱境界。而在中国经历了“文革”浩劫,下放草原牧区,又经历了商海拼搏的老教,信奉的却是无拘无束的自由和浪漫,坚持“艺术家根据自己的需要生活”,然而从他对他当年朋友的两个遗孤的抚养和倾其家产,斥巨资成立中华围棋基金会的仗义之举,人们还是感

《木兰诗》不是唐朝以前的诗

□苗得雨

多年前人们还不曾注意到,《木兰诗》在唐朝以前的诗或民歌中很有些“另类”。它语言通俗,韵律整齐、工整。这是唐诗才开始有的特点。全诗62句,几乎五言到底,只有个别七言、九言相间。唐诗有五、七绝,五、七律,古风中有不等语言相间,但不同古体,仍通俗。唐前的诗或民歌,就是家喻户晓的《敕勒歌》(同是北魏时民歌),也是3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家喻户晓,前4句像一段说明词,有人说“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也押韵,然而不通俗。

老家县一位古文化研究家何玉环,他大半生研究、考证,发现了好多问题,其中关于《木兰诗》,他在1959年上高中时,就发现不像唐前的诗,以后考大学,名落孙山,得以有机会在家继续研究,终搞明白了。仅关于一联,就写了3万余字。全书《中国古文化概论》出版后,我当即读了。尤细读了关于《木兰诗》一文。我推荐给我的老大苗长水读,他读了,也和我有同感,我们都觉得何玉环讲得对,有道理。

多少朝代都一直说,《木兰诗》是北魏时期的民歌。北魏从东晋时开始,止于南北朝,历经148年,然后西魏22年,北周24年,再经过29年的隋朝,是唐朝,前后约200年,却是3个朝代。何玉环的研究发现,《木兰诗》中说到的有些事情,是唐前没有的,有的是犯忌的。如“可汗大点兵”,“可汗”是北方少数民族对最高领导的称呼,唐前的朝代中,对这称呼是犯忌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三年11月到贞观四年3月,发动进行了对最后也最凶的一股突厥颉利可汗的战争,取得了胜利,“贞观四年三月颉利被捉,使西域小国彻底脱离了突厥的压迫,一齐归大唐都城长安给唐太宗上尊号。请上为‘天子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此时群臣及四夷都长激动山呼可汗万岁!”是以玺书赐西北郡长,(对天子)皆称天可汗。不称大唐天子,或皇帝。”(见《御批通鉴辑览》卷50)贞观三年十一月出兵到转年的四月结束了这场战争。从北魏到隋到大唐三朝的北疆之患,到唐太宗手里彻底解决了……从三皇五帝到如今,汉天子兼称可汗的,只有唐太宗。”何玉环还感慨,颉利被捉后,并没有被处死,“唐在云中建单于都护府,控制大漠南北。又命颉利可汗领突厥子民驻守原地生活。”觉得相比那把战败国主绞死的所谓“现代文明”,“其文明不如六世纪唐太宗文明”。在唐太宗被称“天子可汗”,“可汗”不犯忌时,诗中才有对“可汗”的正面描写。木兰出征前有“可

汗大点兵”,胜利归来见天子,有“可汗问所欲”。历代国君,有称王,有称帝,独唐太宗李世民称天子兼可汗。

二是,“策勋十二转”,策勋制,北魏时还没有,自西魏时立(大丞相宇文泰创制),但没有十二转,隋朝才有十一转。唐初才有的十二转。一转武骑尉,二转云骑尉,三转飞骑尉,四转骁骑尉,五转骑都尉,六转上骑都尉,七转轻车都尉,八转上轻车都尉,九转护军,十转上护军,十一转柱国,十二转上柱国。木兰得十二转,是最高勋位,可以当尚书。武德四年,李世民对他的老爸爸李渊当高祖时任天策上将府主持人,策勋制由天策上将军主持制定颁布。

但“木兰不用尚书郎”,这就是第三,“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明驼千里足”,是颉利可汗的坐骑,此时是战利品,怕木兰愿借一用。

四是“对镜贴花黄”,古代少女的这种装饰,是唐代开始的风俗。北魏时还没有。

五是当时那场战争领兵的是李靖(率十万大军),此人在隋朝时任马邑郡丞,已是一员勇将,唐高宗时任行军总管,唐太宗时任兵部尚书。此人文武双全,有著作《李卫公兵法》,据传还写过《木莲诗》。李靖号青莲居士,“木莲”、“木兰”音近,两种不同乔木,后者落叶乔木,前者常绿乔木,又名“木芙蓉”。何玉环猜想,《木兰诗》:“木兰”是否就是《木莲诗》?他有那场战争的经历,情况熟悉,写起来得心应手。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重要,《木兰诗》就艺术风格来说,毕竟民歌特点浓,而凡民歌,常非一人、一时所作。根据民间流传,李将军作的修改,也有可能。

何玉环还说木兰是否真有其人,家在哪儿,父马与马具的东、西、南、北市在什么地方,一早一晚到黄河边,应是从什么地方起身,以及为什么那场战争只有半年却写为12年,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属于艺术安排,艺术处理,是艺术表现生活的一些方法,没有必要都去考证。不同于上面那些唐朝以前没有的事。

对何玉环一语,我有题词:“半生研究古文化,成果闪亮甚可夸,坎坷走出真学问,草根也开大红花。”为写此文,笔者作了仔细的校对、核查,并顺写进自己的一些思考、见解,特请有兴趣者阅正、研究。

(《中国古文化概论》,何玉环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2月出版)



1935年,在革命老区四川合江县发生了石顶山武装起义。石顶山武装起义是惟一次红军长征途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策应红军长征举行的农民起义。肖大齐、刘盛源的小说《双枪老太公》,旨在以真人真事为蓝本,融以当地文物景点,还原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再现合江红色革命英雄群。杨其生、李亚群、赵欲樵、袁崇杰、冯剑魂、谭子清、向玉章、黄纯伍等仁人志士的形象,都在书中生动复活。尤其神出鬼没、智勇双全的另类英雄“双枪老太公”的形象,强化了文本的可读性。

《双枪老太公》篇幅22万字,分28章,采用读者喜闻乐见的传统的章回体写作,行文质实,跌宕起伏。小说开篇即讲述在大红苗寨,两个6岁的童男童女被用来祭天。聪明的童男王坤庭关键时刻冒充神灵附体,让他和女杨玉娇得以死里逃生。两人长大后情投意合。王坤庭先拜任老大为师,练就百发百中的打双枪绝技;后跑到贵州,跟着华师傅学会上刀山、下油锅、爬高杆、攀绝壁、走钢丝、跳傣戏等绝技。五通场的有钱人贾宝器,纠集巫八等地痞混混打伤老大的,赐死任大嫂,抢走杨玉娇,导致杨玉娇跳岩,杨父病死。王坤庭愤而串联苗家兄弟秘密复仇,贾宝器终被一位披头散发的“双枪老太公”引入深山烧死。于此,传奇的小说帷幕正式拉开。

此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形势千疮百孔;刘懋平等当地土豪劣绅欺男霸女,横行乡里。苗族姑娘春花被父卖给放高利贷发迹的刘懋平抵债,春花的恋人、苗家青年阿土义愤填膺。继之王坤庭的哥哥、苗寨首脑王坤和被团丁打死。官逼民反,终于,百姓奋起破仓分粮,刘懋平被枪毙。王坤庭一度在石顶山组织清水袍哥打家劫舍。不久,共产党人杨其生、李亚群、赵欲樵等来到穷乡僻野,以王坤庭袍哥组织为基础策划武装起义。最终川滇黔边区工农红军游

传奇与通俗的魅力

□张宗刚

击纵队成立,在大山中打游击,让当权者十分头痛。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爆发于红军二渡赤水和三渡赤水的紧要关头,国民党不得不紧急调集川黔军队围剿,减轻了中央红军的正面压力,有力地配合了红军长征,在中国工农革命史上留下灿烂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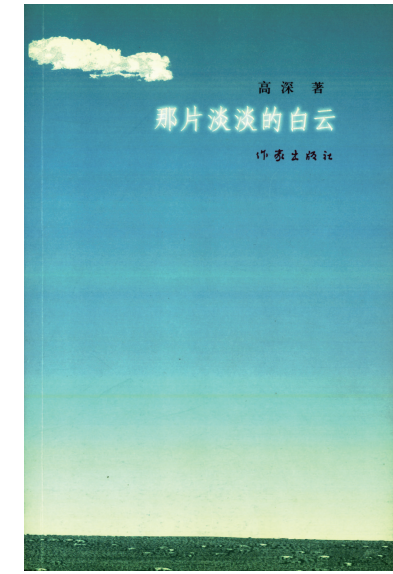
全书细腻摹写了大红苗寨这片神秘土地上的风物民俗:占卦、抽签、杀牛、宰羊、扫寨、封寨、祭树神、看神水、请巫师、跳傣戏……尤其苗人折盼五谷丰登的祭山会上,上刀山、喝哑酒、吃烤羊、竹竿舞等种种仪式的描写,富于时代气息和人文趣味。至于当地葱翠烂漫的山岭、百鸟和鸣的林间,斗折蛇行的山间小河,土木结构的正方形碉楼等景致,无不令人神往。正是这样的灵异之境,才化生出杨玉娇式的美丽的苗家女子。书中穿插着王坤庭与杨玉娇、与华英的爱情,阿土与春花的那样爱情,还有苗家青年男女以歌声传情私订终身的场景,颇为动人。

除暴安良的革命者双枪老太公,是石顶山的“魔鬼”、官府的心病,又是百姓的福星。据说他飞檐走壁,神乎其技,能够只身独闯大牢救人,在几百名川军眼皮底下溜掉。尽管起义失败了,但关于双枪老太公的种种传闻延续不绝:月黑风高之夜,双枪老太公频频出现,但凡作恶多端的当地大户,都会受到惩治。事实上,明眼的读者已经了然:双枪老太公即王坤庭,王坤庭即双枪老太公,一个苦大仇深、居无定所、吃百家饭的坚定革命者。他几经摸索,终于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革命道路。

《双枪老太公》节奏明快,好看好读,遗憾的是在写法上未能突破《红旗谱》《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的套路。作品着意突出善与恶、忠与奸的对立,却难免因此导致人物性格的扁平,缺了一种辩证的人性理念。“双枪老太公”这一书名,作为对源自《红岩》的经典性语词“双枪老太婆”的仿词,略带一丝取巧意味,显得特色不足。小说中有些地方流于平铺直叙,不时见到“公文体”的影子。这是需要作者在今后的创作中引起注意的。

(《双枪老太公》,肖大齐、刘盛源著,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

■书斋札记



礼赞真情世界

□佟明光

春夏之交,高深向读者推出自己精选的散文作品集《那片淡淡的白云》。作为驰骋诗坛数十年的诗人,在出版了几十部诗集、杂文集之后,这是他惟一的散文作品集。从年轻时候就以忧国忧民、关注民生、愤世嫉俗、干预生活著称的他,满怀对于祖国和人民的真挚情感,以及对大自然和土地的依恋,以极富诗情画意的文字描述纵横捭阖,说古论今,追忆往事,充分表现了一位具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的老知识分子跻身当代、关注苍生、不倦不辍的人生追求。

他的爱情鲜明而又执著:
他的思想睿智而又敏捷;
他的心境是宁静自然的;

他的文笔是洗尽铅华的。

高深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活工作28年,对于那里的各族同胞怀着赤子般的深情,且早已见诸于他的许多诗歌作品。他在宁夏多年从事新闻记者工作,日复一日深入基层,与那里的人民相濡以沫,情同手足,是时下倡导的“走、转、改”的先行者。散文《西海固的后代》以短短3000字的篇幅,不仅勾勒了马六十、哈麦得、马哈麦三代回族人的生动形象,而且深刻挖掘并展示了人物的精神境界,以及西海固地区30年间大跨度的变化,有着版画般的立体质感。在作家笔下,“沉默的像一座零土山”的马六十,曾有一个天真的愿望,想用存在瓦罐里的零碎钱,亲手给上岭村的孩子们盖两间教室,办一所村学。只可惜“真主没给他足够的时间”,便撒手人寰了。马六十死后,乡亲们想在他的坟前为他树碑,却苦于村里无人识字,只好为他竖了一块无字碑。马六十的终生遗憾,感动也激发了乡亲们集资办学的热情,终于建起了第一座小学,发誓要让后代成为识文断字的移民。上世纪80年代,目不识丁的哈麦得让老人服错了药,差点丧命。从而认识到“没有文化比黑夜更黑暗”,发誓要让孩子们“跟上太阳的脚步,走出愚昧的阴影”。到了新世纪初,西海固的女儿马哈麦考上北京的大学了。村里的欢呼声就像“伏天伴着雨声的一个炸雷,响遍山前山后”,女娃们“拉着绿色的盖头当旗帜,示威一般从这家跑到那家,从这座山跑到那座山”。高深满怀深情地关注西海固的三代人,生动刻画了他们渴望用知识和智慧改变贫困面貌的坚定志向。西海固人民划时代的觉醒,是一首足以撼动读者心灵的时代之歌。

《那片淡淡的白云》的价值不在于篇目众多卷帙浩大,而在于作家不遗余力地呼唤一个真话时代。集子中的一些作品在高深的博客上传播过。他坚持说真话,诉真情,与以数万计的网民推心置腹,坦诚交流,弘扬正气,抨击腐败,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高深在谈及散文三要素时,把真情放在首要位置,认为这是散文作品的灵魂。他说:“散文的真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写作时要动真感情,以真实的情绪写作;二是所写的人和事与景都要蕴含着内在的真情。二者缺一不可。”在他笔下,无论是风餐露宿在黄河岸上的船工,还是唱着“花儿”摆渡旅客的大嫂,无不浸透了作家的深情眷顾。而那些在险象丛生的水面上,在生与死的夹缝里,与大自然苦苦斗争的筏子工们,更是作家引为知己的豪客:“半皮筏子是黄河举起的第一面旗帜,摆筏子的硬汉是黄河春天的旗手。”对于那些终生献身治理大漠事业的拓荒者,作家更是以充沛的诗情献上豪迈的壮歌:“那闪光的水库,是你透明的永不干涸的思想;那攀附雪山的条条水渠,是你热血沸腾的脉管”。高深在自己许多作品里,极力弘扬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的精神品质。如《黄土高原没有眼泪》《腾格里里的〈草叶集〉》《他们也有过二十五岁》《雨蒙蒙的黎明》等。

高深最值得尊敬的品质与文风是不说假话。这是因为他深深感受过假话的危害性,假、大、空不仅使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蒙受过奇耻大辱,而且使我们在经济和精神上蒙受了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他深深懂得在广大读者和网友面前,唯有真话,才能打动别人的心灵,才能引发社会共鸣。他的文章浸透着一股清新迷人的亲和力、一股强烈的抑恶扬善的战斗力,使自己成为社会进步的推手。他的笔触涉猎很广,小到亲情友谊,大到治国理政,皆可在区千字以内,写出这些警俗醒世的文字,迸发出力透纸背的独特感悟,使读者与网友眼前一亮。他的力作《泪眼问花花不语》,结合邓小平在仕途上的潮起潮落,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符号,解读明代洪应明的佳联:“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歌颂一代伟人光明磊落的情操,让人肃然起敬。高深曾在政治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11岁参军,是个名副其实的红小鬼,原本是一纸洁白无瑕,为什么一下子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了?百般地想不通,一连22年,年年上书中诉,耿耿于怀。直到晚年才从鉴真和尚受高僧指点在泥污中看到自己留下的脚印的故事中,受到启发,意识到自己蒙难22年,在逆境中积累和收获到的巨大精神财富,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他把自己的顿悟写进《泥污中有脚印》,劝慰自己,警示冤假错案的危害,也让读者受益匪浅。

高深的散文作品通今博古,有着很有说服力的艺术魅力。这些文章或评说习惯势力的惯性与危害,或论证保持新鲜感对推动历史进步的奇妙功效,发人深思。他的《知识分子的气节》更加秀竹凌空、青松屹立,对隐名节为生命的古今中外的知识精英节节颂扬;对历史上与现代知识分子生命群体性失节的惨痛教训痛心疾首,同时对权力者也道出了语重心长的警告。他的《别忘了自己是谁》,说明一个人保持自己率真个性的可贵,而假戏真做、弄虚作假、装腔作势那一类鬼把戏,不仅会失掉自我,也会成为貽笑大方的笑柄。他的《记忆就是历史》,从唐太宗李世民的“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说起,指出,“没有记忆就没有昨天,没有昨天就没有历史,没有历史,后人就有可能再次进入‘盲区’,重蹈覆辙,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温故知新,才是大智慧者”。

读罢高深的这些散文作品,常常会使人掩卷沉思,为他的机智和灵性感染,引发无尽的联想,甚至会产生与之促膝攀谈的欲望。每当我开启高深以“青青山人”名义推出的博客,便会遇到老老少少的粉丝为之拍案叫绝。这种在过去从未有过的体验与心灵慰藉,也常常让高深兴奋不已。读者和网友的认同,正是对作家最可宝贵的回报啊!

(《那片淡淡的白云》,高深著,作家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